

编者按

7月11日晚间,由海南省委宣传部指导、海南广播电视总台策划、三沙卫视摄制团队包装制作的专题片《我们的更路簿——三沙属于中国的历史证据》在央视一套播出。12日,该专题片在央视五个时段再次播出。时值所谓的“南海仲裁案”结果出炉,本片的播出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。片子通过采访老船长、更路簿传承者、海疆研究问题专家、外交研究员等,对更路簿进行了全面生动的解释和诠释,通过密藏“天书”、沧海更路、千年耕海、蔚蓝家园等四个章节将更路簿的故事展现在世人面前。本报全文刊登该专题片解说词,以飨读者。

我们的更路簿——三沙属于中国的历史证据

4 蔚蓝家园

【配音】

在清代以前,南海渔民们主要是以“个体”的身份在南海区域生产和生活。这里的“个体”主要指个人、家庭和家族。南海资源是海南人民赖以生产、生活的重要资料,民间在南海的开发经营活动从未间断过。

【采访】海南大学教授《南海天书》作者 周伟民

中国最早经营开发(南海)。南海它本来是荒无人烟的,那么谁到那里能够生存下来呢,我们海南的渔民,他到那里先开发,就是捕捞。挖马蹄螺、挖砗磲、挖海灵草、挖海参、抓海龟。潭门渔民最早开发经营南海诸岛,主要是把这些海产品开发出来,这些海产品本来是大家都不知道的。

【配音】

在更路簿中,记录了海南渔民对三沙岛礁、南海海域的命名等主权行为。这些行为被国家通过汇编地方志等行政行为所吸收,而逐渐上升为国家行为。

【配音】

据清朝官方编修的《广东通志》、《泉州府志》、《同安县志》等记载,南海诸岛属万州辖治。在当时的许多官方地图中,都有关于南海诸岛礁的记载。现存各种不同版本的更路簿所记载的航行路线,基本上覆盖了整个南海海域,也记录了南海各岛礁、海域的发现、命名以及统一名称的全过程。从清朝开始,我国一些地方志就开始吸收更路簿内容为史志资料,如清朝官修的《广东通志》即根据更路簿的资料绘制了南海官方地图。家与国,在这一刻已经融为一体。海天无限,家国有情。

【采访】中国社科院海疆问题专家 王晓鹏

按照国际法的一般原则断定某一个领土,那么于海上来说,就是断定某一个岛礁属于某一个国家,必须要满足四个条件,也是四个最早,就是最早发现、最早命名、最早开发经营和最早持续不断的行政管理。那么就南海而言,于南海诸岛完全满足这四大最早条件的,只有中国这样一个国家。所以呢我们说,我们自古以来,中国对于南海诸岛礁就享有主权。

【配音】

在国家主权的发展历史中,主权本质与主权行使具有同一性、分离性。“先占”理论并不足以完整解读更路簿的法理意义。国际法上的“先占”指的是“单纯的发现,即可占有”,而更路簿所包含的绝不只是发现行为,它包含着更为丰富的信息,比如岛礁命名行为、海况测绘行为、渔业生产与航运等经济开发行为。

【采访】海南大学教授周伟民

研究这个更路簿啊,我们最早是从学术的角度进入的。进入以后呢,我们发现啊,更路簿的问题不纯粹是一个学术问题。我们在田野调查里面发现,潭门最早到南海去捕捞的,就是一个人叫符再德。符再德这个人呢,他们说是元朝至元23年(公元1286年)到南海捕捞的。

【配音】

小小的更路簿,涵盖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、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,涵盖了科学认知行为、民间行为与国家行为交织等各种复杂关系。如此大量的信息,与国家主权理论实质相辅相成,直接宣示着我国对南海诸岛礁拥有不可争议的主权。

小小的更路簿,承载着茫茫的大海、星罗棋布的岛礁,更承载着南海渔民沉甸甸的家国情怀。

撰稿:李柳青 杨昊霖 王文心
编辑:曾湘军



专题片画面截图。渔民出海。

专题片画面截图。显示了我国古代渔船从海南省潭门镇出发,前往南海海域诸岛礁的航线。

2 沧海更路

【配音】

大海,茫无际涯,不像在陆地上,“走的人多了就有了路”。海路是看不见、摸不着的,只能以地名间的间距来标识。更路簿中的“更”是长度距离单位,一更大约相当于10海里;路的意思是路径,簿就是小册子。

更路簿中记载了多达200余条航行线路。翻开更路簿,每条航海线路的起止点、针位(即航向)、经点等历历在目。更路簿对于不同地点前往不同方向岛礁的航线更路,都有详细的记载,对于哪种风向向下使用哪种针路也有具体的记载说明。除此之外,更路簿还记载了大量海上风向、水文、气候变化等科学数据,岛礁分布等地理知识。

【采访】潭门老船长 苏承芬(81岁)

更路簿就是这样的,更路簿一条一条写得清清楚楚在上面,一条一条,这个岛礁到这个岛礁的方向距离,那个岛礁到那个岛礁的方向距离。

【配音】

千里长沙,万里石塘,老船长们世世代代在南海耕海捕捞,靠的就是更路簿这一本“天书”,和一只罗盘。

【采访】潭门老船长 卢家炳(66岁)

以前都没有导航,一定要有这个更路簿,有了更路簿以后再加上罗盘,没有

这个罗盘你也走不了。

【配音】

渔民手中的古代罗盘上,有“子、午、卯、酉”等二十四个字分布在罗盘的圆周。子向正北、午向正南、卯向正东、酉向正西,这些字分成十二组,每组表示两个相反的方向,共有二十四个方向。这样就能在茫茫大海中指示出方位,也能标识出每条更路所包含的起止点、航行的距离和时间。有了这个罗盘,再加上更路簿,船长对于海上的航线便心中有数。

【采访】潭门老船长 卢家炳(66岁)

一定要看准更路簿。看准更路簿以后,从哪里开到哪里,用罗针上那两个字,对哪一个礁,就可以开到哪一个礁。

【配音】

在更路簿中,海南渔民用本地俗语,为南海上的岛、礁、沙进行命名。这些俗名,据专业工作者调查整编,有136个,其中东沙群岛1个,西沙群岛38个,南沙群岛97个。渔民们还给每一片海域都起了乳名,“东海”是指西沙,“北海”就是南沙,“猫注”就是永兴岛,“海公”就是半月礁。

【采访】潭门老船长 卢家炳(66岁)

我的父亲告诉我,那个大船桅杆(被)打断了,就漂流,刚好靠近太平岛,他们远远看到太平岛,就像个山马一样,

3 千年耕海

【配音】

如果说,更路簿的发现,在今天已成为中国在南海拥有不可争议的主权的铁证;那么它的源流和发展,则反映了自古以来,在这片海域的渔民与大海、人与自然的关联。

【采访、画外音】潭门老船长 黄家礼(86岁)

(你爸爸到了新加坡以后,怎么把你给留下来了呢?)

他摸着我的脑袋说,再大一点就带我去。

(后面不想去找你爸爸呀?)

没去,在新加坡人生地不熟,他在哪里我也不知道,之后我堂哥写信过来说他去世了。

【配音】

86岁的老船长黄家礼老人,对大海有着复杂的感情:年轻时,他一年有一半时间在海上漂泊,一家老小生计出自南海,对南海,他爱得深,爱得切;当听到亲人葬身风浪的噩耗,他在悲痛之下又对南海有过痛恨,恨这无情的风浪夺走了有情的生命;而到了年迈不能出海时,他却常常从枕头下拿出更路簿,摩挲良久,无限怀念那片碧绿深邃的“祖宗海”。

【采访】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副主任 李国强

早在远古时期,中国人民已经开始在南海进行自己的开发经营活动,特别是到了明清时期,中国渔民大量的前往西南沙海域进行渔业生产活动。那么在古代历史时期对于南海的开发经营活动,主要是两个方面,一个是航路的开辟,一个是渔业生产活动。

【配音】

海,赋予人类以财富,也吞噬着人类

一本本手抄的册子,是风帆时代闯海耕海的指路明灯。

一本本泛黄的册子,是海南渔民代代相传的无价之宝。

一本本简陋的册子,记载着浩渺深邃的南海的丰富信息。

一本本无言的册子,发出了一片海域主权归属的响亮回声。

这本薄薄的册子,叫做更路簿。它不仅是海南渔民在南海海域及诸岛礁生产、生活实践经验的总结,更是三沙主权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的历史证据。

1 密藏“天书”

【配音】

最初,渔民们驾船去西沙、南沙,全凭经验:抬头看星象,低头看海况,再看看海水颜色,以此识别洋流……到了某个陌生的岛礁后,他们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给这些岛礁命名。没有名字,他们就没法定位这些岛屿,更无法交流各自的经验。除了岛礁的命名,还有哪个岛礁朝哪个方向,走多少航程能到另一个岛礁,等等,这些来之不易的经验,都需要牢记在心。

最初的更路簿是写在一个个闯西沙、闯南沙的船长心里的,他的心里有了这本书,就好像把经过的海域和岛礁刻在了自己的掌纹里。后来,船长老了,他要把这些经验传给他儿子、孙子,祖祖辈辈传下去。于是,第一本更路簿就这样诞生了。

今年66岁的卢家炳船长,永远忘不了父亲对他说的这句话。

【采访】潭门老船长 卢家炳(66岁)

我们学会那个(更路簿),精通了更路簿,就可以当海上的师傅了。

【配音】

更路簿,又称《南海更路经》,是海南民间以文字或口头代代相传的南海航行路线知识。它详细记录了西南中沙群岛的岛礁名称、准确位置和航向、距离以及岛礁特征,是海南渔民祖祖辈辈在南海航海实践中传承下来的经验总结。据专家考证,更路簿迟至在明朝初年就已出现,成熟于清朝,盛行于清代末期和民国前期,世代流传至今。

【采访】潭门老船长 卢家炳(66岁)

最早的更路簿最少有六七百年的历史了。这本更路簿估计是我的祖父、曾祖父、高祖父,一直到现在,我家谱里传承下来的,(有)六百到七百年左右了。

【配音】

“有了更路簿,出海赛神仙”、“学会更路簿,能当海师傅”、“家有更路簿,能当好船长。”在海南岛东海岸,文昌东郊、铺前、清澜、琼海潭门一带所流传的这些南海